



五行志第七上

班固

漢書二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豐注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

人則之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

劉歆以為虞義氏繼天而王

師古

曰慮讀去秋同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師古曰故效河圖而畫八卦也

禹治

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

聖人

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

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

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

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

王迺言曰烏喙箕子惟天陰隲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道叙服虔曰鷹音陟也

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彼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鷹音質鷹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

居其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汨音骨帝乃震怒弗

畀洪範九疇彝倫道敷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

故鯀則殛死禹迺嗣興而師古曰殛誅也見誅天迺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道叙師古曰自此以上洪範之文此武王問雒書於箕

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師古曰謂之行

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

次四曰計用五紀應劭曰計合也合我

五行爲之條紀也師古曰計讀曰川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

次六曰艾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

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曰嚮用

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衆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

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

也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敝孔子

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祭

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

大...八十五...行...

治穀梁春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師古曰既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

之傳字或作傳與仲舒錯師古曰錯讀曰附謂附著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

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是以搢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搢字與墜同謂引取之搢音來敢反傳載眭

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師古曰眭音息規反說在眭孟傳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

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經曰初曰五行五行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曼曰革更也可更傳曰田

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

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屬賦之姦詐以奪農時李詒是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

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

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王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璜瑀

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鸞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之衡牙蚺珠以納其間右衡角而左宮羽進則掩之退則揚之然後下蚺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黃琬音居瑀音馬此言日步于反

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射也為乾豆一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

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

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

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及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

師古曰少酒謂溺於酒食油音彌善反妄興絲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

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

敗如淳曰操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贊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

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南木冰劉歆以為上

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雲

氣寒師古曰木不由直也劉向以為為冰者陰之盛

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

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

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欲

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

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

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

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隰陵之戰楚王傷目

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隰陵也屬常雨也傳曰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

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

鄉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師古曰唐書曰各縣莫言之辭愆智也

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四使而放諸

壘師古曰四使即四凶也遠離也壘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誣不

五言二十二

五言二十二

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

賢俊

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

師古曰帥猶也由從也用也

敬重功勳殊

別適庶

師古曰適讀曰嫡

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延信道不

篤

師古曰篤篤厚也

或耀虛偽讒夫曰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

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

師古曰災讀曰談

災宗廟燒宮館雖

與師眾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

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

魯大破之於龍門

韋昭曰魯郭門

百姓傷者未瘳怨各未復

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

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

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

師古曰娶九女正

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

時夫人有淫行

師古曰謂通於齊侯

挾逆心

師古曰謂欲弑桓公

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

會齊

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

夫人譖桓公於齊侯

曰言出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

齊侯殺桓公

師古曰齊侯享公公辭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 劉

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

師古曰黍稷曰

粢在器曰盛也

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嚴凡漢書載諡姓為嚴者皆類此

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

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

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

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

孝公朱襄公以為天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為薦羞於公請
正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

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鬻孝公
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靡立

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

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

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子

也李奇曰以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
讀曰僖後

皆類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跡故謂之

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
曰僖

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燭僖既為君而母遂同夫人禮
人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賜是也故天災

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
愍公於

僖公為弟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勝之齊公使

立以為夫人師古曰僖公使聘楚女為嫡齊女為陵時齊先
致其女為內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

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

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

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三宮舉國

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也
榭也

者所以減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

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
伯周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

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

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
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宮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為時
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士
又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請歸父曰
正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
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
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魯以晉人
去之而宣公竟成公即位先子之也及臧宣叔
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一也也齊故天災宣宮明不
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立禮猶宣公殺子
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
文公之庶子二仲殺步而立宣公立禮而親天災

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

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
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鞏二年叔孫僑如帥師

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

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

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
轡以弓拮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左氏傳

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
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

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
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
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

畚蕘應劭曰畚草籠也蕘與本同蕘所
與土也師古曰蕘音居王反具緋缶師古曰緋汲索也
缶即盎也緋音工

杏備水器師古曰器為之屬也許氏說文
解字曰器備火今之長頸餅也畜水潦積土塗

大德九年刊

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障遏聚之地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

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辨也正徒役徒也特音丈紀反郊保之

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又飭聚官各

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救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朱音竹救反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既敗之釁必始

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不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

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

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

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

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

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偃音先列反字或作离其用同耳據諸

典籍相土即商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

其占故先知災災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

象夫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

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轉寫誤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

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

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大子也寺人意牆伊侯

謂天子云與楚定盟盟平公殺之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

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

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

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者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

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

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

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

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言

四月陳火

師古曰羊經

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

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開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

曰夏徵舒陳鄭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

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

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寢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皆外事不

因其官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

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款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

故復書陳火也

師古曰九年大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

左氏

經曰陳火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

師古曰裨鄭大夫

對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
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
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
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
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
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
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
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

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

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

為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

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巽最諸此也自大梁

四歲而及鷄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鷄火五十

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

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

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

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葬淫於樂

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

大德九年

也亡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巨將以亡國不明其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主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

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

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

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

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

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

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梁不思災師古曰梁不思闕之梁也解具在文紀劉

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梁不思在其外諸

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

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

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

八月巳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

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以罪徵詔中尉自殺丞相條侯

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

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

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

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

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

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

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

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

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繇而後告可去此

天意也定公不知省師古曰省察也至哀公三年五月相宮

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

云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

觀相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

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

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

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顯示也音胡電反次下並同至定哀

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受於禮亦不當立與
魯所災同其不當立矣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
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
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
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
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
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
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
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法

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

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六古側字如吾燔高

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

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

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自旱在外者天災外旱在

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

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大尉武安侯

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

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

以應之至元朔六年廼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

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顛與專同不請者不奏

待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大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

央宮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

其災曰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

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此火為變使之然也

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

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

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大僕聲平陽侯曹宇等皆

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
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
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
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
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折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
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
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
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
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
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天上皇

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
 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
 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為侯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
 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
 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
 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
 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
 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
 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
 張猛為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

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
 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
 孝宣親而貴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
 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
 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
 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
 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
 是時大將軍王鳳顛權擅朝甚於曰蚡將害國家
 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滯盛師古曰滯盛浸字浸漸也
 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鴻嘉三年

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
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太后園南
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
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太后衛太子妾遭
巫蠱之既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太后
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
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既至其六月
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
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
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

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

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

侯鳳安陽侯音成都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

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故天象仍見師古曰明年

成都侯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

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

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

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

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

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

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

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

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

委任王莽將篡絕漢隋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毀也音大規反故天

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

夷滅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榭有至曰榭內淫亂犯親戚

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

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

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隘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

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謂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妾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師古曰昭明也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廼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

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

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

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

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

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

夫

飢一年而三築臺

師古曰謂二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

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

改寤四年而死

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無麥禾凡四歲也

既流二世

師古曰謂子般及閔

公皆殺死

奢淫之患也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

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

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

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師古曰商頌長發詩也虔固也美殷湯與

師出征國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

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師古曰周

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而韜藏也動靜應詎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

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死

生也易

金得

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

師古曰睢音呼季反

不重民

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水滯涸堅不

成者眾

師古曰涸讀與互同互疑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互寒

及為變怪是為金

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

問於師曠

師古曰晉掌樂大夫

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

不時怨讟動於民

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

則有非言之物而

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

師古

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甲其性命也

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

方築虎祁之宮

師古曰虎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

叔向曰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

師古曰叔向晉大天羊舌也向音許劭反字亦作嚮其音同

劉歆以為金石同

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

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與南山

大石鳴

師古曰天水之與縣南山也

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

百四十里

韋昭曰天水縣

壘雞皆鳴

師古曰雉也

石長丈三尺廣

厚略等

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

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

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

師古

曰鉗子謂鉗徒也牢係重囚之處

篡死臯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

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滯廣

師古曰滯漸也

明年冬廼

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

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王徒蘇令等黨

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

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

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

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

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

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吳越四十里

昌陵亦在郊樹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

土外內之別云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

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

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

人

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
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

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

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

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

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

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

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

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秦厥災水水殺人辟過

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厥災水水流殺

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婦罪

已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婦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

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

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眾不則皆函陰氣

師古曰函厥水流入國邑隕霜相殺穀相公元年秋

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相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

賤相後宋督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為天宰諸侯會將

討之師古曰謂相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又背宋諸侯

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

曰相

會宋公者五為宋公燕入盟已而皆盟伐宋宋公燕入怨而
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曰因之師大戰 故十三

年夏復大水一日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相不

寤卒弑死師古曰已劉歆以為相身許田不祀周公師古

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祀公寡位 廢祭祀之罰也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

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相公嚴釋父讎復取齊

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

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類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

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

宋愍公驕慢嗜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

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天也戰敗獲

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

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

惡乎至萬怒博愍公絕其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

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

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

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

大水師古曰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楠丹楹以

夸夫人臣瓚曰楠楹也章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二年簡

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

為時比伐邾取邑

師古曰比類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代邾取

釋故云此年也

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

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

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故懼以濟西田賂齊

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兵公故

以賂齊也

邾子矍且亦齊出也

師古曰矍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矍音俱碧反又音矍且音子

反而宣比與邾交兵

師古曰比類也

臣下懼齊之威割邾之

既

師古曰割斷也音初亮反

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

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

一年再用師

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

明年

復城鄆以疆私家

師古曰四年城鄆鄆李氏邑二百連

仲孫蔑叔孫僑如

顓會宋晉陰勝陽

師古曰仲孫蔑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

專者不稟命於公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

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

師古曰襄二十二年秋齊伐衛遂伐晉

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後又侵齊

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國小兵弱數

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

國是以邾伐其南

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

齊伐其北

師古曰十六年齊人

伐我北鄙是也

莒伐其東

師古曰十二年莒人我我東鄙是也

百姓騷動後又仍犯

疆齊也

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二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

大水饑

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

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

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
流六千餘家南陽泗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泗水之是

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

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

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

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

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咸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

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其厚師古曰比

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成

匈奴愈

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

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

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罷

大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為違古制

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

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只殺

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

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

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五行志第七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班固 漢書二十七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應劭曰思思慮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

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春恭作肅從作艾師古曰艾讀曰又明作愨聰

作謀應劭曰上聰則下謀故聰為謀也容作聖張晏曰容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音行之驗也

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君上而敬則雨順之文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洽則陽順之愨時

奧若應劭曰愨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溫也音於六反其下亦同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

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曰在恒雨若僭

恒陽若應劭曰僭僭差舒恒奧若急恒寒若霽恒風若服虔曰霧

大...

音又構霧猶應劭曰人君殼霧霑鄙各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其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又為災也霧音莫且反可以並用之
又音辰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在厥罰恒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時則

有雞旤師古曰旤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韋昭曰其年之

欲伐上之禍也時則有青青青祥李奇曰內曰唯金沴木

師古曰病音阿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

胎言尚微師古曰天音烏老反蟲豕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

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

病病病貌言寤深也師古曰寤漸也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

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解在

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

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

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

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

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

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媮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

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

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

慢變節易度則為劇輕苛怪之服師古曰劇音匹又反故有服

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者以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

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

曰水歲雞多死及為住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

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

有青青青祥凡貌陽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診之

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

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

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

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

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

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

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

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

疖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

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既與常雨同應此說

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

此一事耳既與妖疖祥青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

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

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鄉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

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

師古曰抑發語辭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史大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

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定以從

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凡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

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

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率觀存亡故國

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

德矣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得其義理无可各責也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

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備喪有咎

師古曰苟喪其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

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

貌不恭之咎云左氏傳相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

鬬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蹠也鬬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

莫蹠必敗師古曰莫蹠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周矣師古曰上足也

遠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遠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蹠

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

莫蹠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

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人主以為端受王情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

三丹三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

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二年晉侯使卻錡之師

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卻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

子曰卻氏其亡乎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二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伐秦成肅公受服于社不敬服度曰服祭社之肉也盛以屬器故謂之服師古曰劉康

謂之宜服者即宜社之肉也屬大始也音上忍反

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

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既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

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

莫如博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應劭曰膳祭肉也師古曰膳音扶元反神之太節也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及虘五月成肅

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齊再惠子相師古曰

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晉大夫卻擊也晉使卻擊如衛
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
師古曰教讀曰甯子曰若成家其二虐古之為享食也
傲其下並同

以觀威儀省既福也師古曰食故詩曰兕觥其觶言

酒思柔匪傲匪傲萬福來求張昇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尖禮可罰罰爵徒觶然而

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傲幸不倨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觶音虬激

音工今天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若成家亡師古曰十

七年晉攻卻氏長魚矯以弋殺卻師卻擊卻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

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光孫林父也禮之終階居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

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徐也孫子亡辭

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十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

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

入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

不免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

門而教師古曰謂往日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

受享而情迺其心也師古曰音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為

小國之君而事於大國而情教以為已心將得死虐君若不免必

田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

年為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讀與班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

大二十七年

六

武子將立公子稠

師古曰稠襄公之子心歸所生稠音直留反

穆叔曰是人也

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

鮮不為患

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解少也音先淺反

若果立必為

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如

故衰

師古曰前曰社言游戲無色也此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社音人禁反

是為昭公立二十

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

師古曰謂薨于乾侯

襄公

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

師古曰此宮文子衛

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

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

矣將有它志

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

雖獲其志弗能終也

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師古曰遂以殺君為國而取敗於乾谿也

昭公十

一年夏周單子會於戚

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

視下言徐

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

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虐

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

朝有著定

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著音直庶反又音除

會有表

師古曰

曰會於野設表以為位

衣有禮帶有結

師古曰禮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禮音工外反

會朝

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師古曰昭明也視不

過結禮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其下並同

言以命之

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

師古曰伯長也而

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

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

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

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

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姬昭子歎曰蔡其亡虐若不亡

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既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堅息

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怠則其臣下侍以安息也解讀曰懈堅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

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翟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去不書者蓋闕文將以城成

周魏子蒞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

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侯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侯音葵大事奸誼必

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出諸侯魏子其不免虐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屬音度欲反

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面見燒殺也說者或以為大陸即鉅鹿北大陸澤也

據會於狄泉則其所田處固當在近非大陸澤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主謂朝者之贊子

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贛音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

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

俯仰於是虜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虛觀之今正月

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注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師古曰替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虐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處廢情也

哀公七年秋伐邾 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以邾子益來也

劉向以為大水隱八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

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音享震雷

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

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

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

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雪電未可以發

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

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晨上也言萬物隨雷出

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分下震上也言雷

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芽字也草根曰

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

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

隱以弟相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

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相公已求為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

易其辭師古曰反謂相公云隱欲殺之遂與相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

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

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

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莫殺之既將成也公

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

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

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

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

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

貴賤佩所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服其身則衣

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王者今命以時

卒閱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閱閉衣以龙服遠其躬也

師古曰龙雜色也謂偏衣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

時以闕之龙涼又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

純故曰薄也又主殺氣金行在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

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時弗獲

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

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復反也

罕夷晉大夫時為下軍卿也有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

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鷓冠張晏曰鷓鳥赤足

韋昭曰鷓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鷓大鳥即戰國策所云鷓

鷓者也天之將雨鷓則知之翠鳥自有鷓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

知天文者冠鷓冠蓋以鷓鳥知天時故鄭文公惡之使盜殺

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日

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

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

二十四年鄭公子士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

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素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素伯師乃退也幾音

鉅依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

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謂者服之師古曰及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

寸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

妖也時王賀狂悖師古曰悖惑也音布為反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

周書曰顧命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

驕慢不敬師古曰騶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信冠者尊服奴者賤人

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

至尊墜至賤也師古曰墜墜也音直煩反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

徵賀為嗣即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

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

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鄧展方山冠以五采穀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

大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灰

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者工喚友其亦不同去之則

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

有鼻死不得置後又大既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

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師古曰

辟音壁適 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 又曰君不進臣欲篡厥妖

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

還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

六人皆白衣袒憤師古曰袒憤不加上冠 帶持刀劍或乘小車

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尊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生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迴避而在天子茵上也茵音

因或皆騎出入市里郊樹遠至旁縣大臣車騎將

軍王皆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

家師古曰損卦九又辭 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

夫之卑字如淳曰相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師古曰為微行故變是姓名 崇聚票輕無誼

之人以為私客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 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

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

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身引也 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

離如鳥之集 亂服共坐溷者有亡別師古曰溷者謂雜亂也溷音胡困反 閱勉遊

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閱勉猶勉勉言不息也遊樂言休遊為樂也 典門戶奉宿衛之

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莊公三十一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 言將以庶人受土

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 而

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

考六三 前漢五行志中之上 十二 天德人三 則震動

景王時大夫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賓起即賓孟劉向

以為近雞既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賓起陰

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北山將因兵眾殺適子之

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

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也劉子遂攻

實起殺之事並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在昭二十二年

之子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

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軫中雌雞化為雄

孟康曰輅軫廢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大漢屬官有輅軫丞輅與路同軫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

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君也距雞附足骨關節時所用刺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吏

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當反冠距鳴將

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

時者當死房以為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

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

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

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

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摯誓師曰古人

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

師古曰周書曰牧摯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亦盡也言婦人為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索音思各反繇是論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黃龍初元永光雞變為蛇國家之占妃后象

卷五十一 前漢五行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五行 小

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為太子妃王
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為元帝王妃
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雄明其占在
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明而尊未成也至元
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三月癸卯
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
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
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其占即丞
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
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

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

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

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王氏之權自鳳起故

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顯

君害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

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大后薨

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

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或

眾在位師古曰言虛為無實之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獨曰

婦人顯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已

漢書卷之二十七中書之七

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鼯鼠也即今所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

謂甘鼠者言奚改牛既也不劬而備齋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

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

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愆周公之德痛其將

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

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象在上君

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

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

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譴之也師古曰重譴音重用反成公怠

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玄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諷於楚故止

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叔孫喬

如之譴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橋如之譴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立

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言工衡反至于襄公晉為渙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

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渙梁渙梁者渙水之深也渙襄十六

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湯曰工覓反天下大夫皆奪

君政師古曰渙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其後

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已幾絕周公之祀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

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

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

氏逐昭公臯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

俵歸鄆謹龜陰之田

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

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許享公孔子不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自陽虎以鄆謹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

我鄆謹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頗謹音 聖德如此反用

季相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

師古曰相子季平子之子季孫

斷也女樂已解於上 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

師古曰衛詩相鼠之扁也無儀無禮儀也

是

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

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懸鼠食郊牛劉向以為

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

師古曰聖天孔子也且顯

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

而哀不寤身奔於魯此其效也

師古曰哀二十七年牛公欲伐魯而去二桓公如

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遂如越國又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

師古曰宮之正明

王往視

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

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且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

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

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

黃蒿高栢葉上民家栢及榆樹上為巢栢栢尤多

曰栢栢木喜名備思后於其地葬也

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

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晝去穴

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栢栢衛思后園

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

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

師古曰鳶鳥也音九全反天象仍見甚可畏也師古曰仍頻也一曰皆曰王莽

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

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漆木

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廼作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

年十一月薨至文二年二月廼作主間有閏故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

公師古曰禘祭也二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

於大廟躋釐公師古曰躋音子李反又音子誼反左氏說曰大廟周公

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

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及是釐公於

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

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

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故

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

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

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師古曰禘合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祭於大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

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冷木
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
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
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
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
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諄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諄惑也音希內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
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
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
度驕慢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艾讀曰刈厥各僭厥罰恒

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

大旤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珍

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义义治也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

者虜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云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揚之詩

也蜩蟴也蟴蟴也即物燥也謂政無文理虛言踴沓如蜩蟴之鳴湯之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乱則不能治海內失

在過差故其各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

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

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

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曰柑籜也音其廉反籜音女涉反則怨謗之氣

發於訶謔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

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

也於易充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

犬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

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

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

以為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

公與晉卻錡卻欒卻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口

擊苦成叔也卻至即子即福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卻

其當之虛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

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也

顛仆也味厚者為毒久今卻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

也迂夸誕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

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豫於禍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

音翹招舉也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

虐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卻十八年齊殺國佐

大德八年

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大

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其弟

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大子之弟即栢叔也晦

夫名以制禮以體政政以正

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

民師古曰政以禮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

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師古曰本自古今君

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

于曲沃號栢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後

晉人殺昭侯而幼栢叔不克師古曰復立昭侯子孝

侯栢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

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

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

子伯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弗

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入其間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

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賓

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

皆三家之主也師古曰東自是也後有秦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

敵專則人實敵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

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

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各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泉至

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音之聞反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韓子虐師古曰韓子韓宣子也各起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各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

以立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母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且反朝

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子孟孫將死矣吾語

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

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景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時孟與諸侯

會於號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

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內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蔭其入乎

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

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

虐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晉正卿以主諸

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

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

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趙

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虜對曰何為

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不數世淫弗能敝也趙孟曰天虜

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對曰鉞聞國

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

孰也穀孰為一稔言少尚當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

誰能待五師古曰陰謂日之陰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春朝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

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與幾又趙孟卒昭五年秦景

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彘

師古曰摧謂敲擊夫其精也推音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

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地名也春秋左氏傳先

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

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齊北王志田川王賢膠東王雄兄

弟並疆有炕陽心故大禍見也大守御角兵象在

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

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師古曰蚤諸侯不

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

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三國圍之會漢破吳

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
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三於齊京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
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
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師古曰悖惑也音是布內反此下分同是
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
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類失衆也豕北
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
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及德國有
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

師古曰填撫主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

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晉居深

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

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

加而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師古曰志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大子三年妻死

師古曰填撫主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加而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師古曰志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大子三年妻死

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
年之喪一右及太子也
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

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

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言

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

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

不愁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愁且辭也言旻天不善

人也師古曰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

禮失則昏各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愆過也失志為昏失

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

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

于邾師古曰孫遂死於越師古曰已庶徵之恒陽劉向

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

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

者而不用人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

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其旱不

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

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其旱三月大

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

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

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

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

曰謂此王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宣外倚彊楚炕陽失眾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諸雩旱不

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

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

楚師古曰犇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楚伐宋取彭城以封

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

後鄭遂不服故諸

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

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事在二年武罕本

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鄭思公之使夫

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使仲孫蔑外結二國內得鄭

聘有炕陽動眾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

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

二千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

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頗年也荀吳晉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是夏邾

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

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

炕陽失眾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三邑來

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

夫也三邑謂牟夷及防茲也

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晉而遇晉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

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眾之應十

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

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眾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比音毗

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

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

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

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龍哀取

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鉉丘弱等也邾人愬于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婍音五昭反是春廼歸之二

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且甚也劉歆以

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邾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邾之雜邾季氏芥其雜邾子為

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

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如與

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

微幸不可伯莊公之玄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為

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

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

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即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

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

殺二君師古曰慶父垣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國人攻之夫人遜于

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

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法魯也有炕陽之應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

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史也毛伯賜命師古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

以命王為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放會也戚在頓丘衛縣也公子遂如齊納幣

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放會宋公陳侯鄭伯曹公也上得太子外

得諸侯沛然自負師古曰謂齊釐公夫始顯事也顯讀與專同王晉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

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

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祿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祿也凡問喪者衣服曰祿成風僖公之

母也成謚也風姓也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丁二年杞伯滕子來

朝師古曰事在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

二年遂秦人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乞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二年諸鄆二邑名也

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盟

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明學于垂隴故不雨而

卷之五十五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宣公八年

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
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罰君弱也惠
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
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廼成文帝三年秋
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
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石賢王
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
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
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
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

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
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
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
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
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
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
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
公孫賀出云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
元朔五年春大旱

是歲六將軍眾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
祭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
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
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二年夏
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杆將軍出
西河騎都尉李陵楚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地

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
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
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
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二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
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
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
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大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威擊匈
奴是為二
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
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
時童謡曰丙子之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旂
師古曰徒歌曰謡衲服黑衣振振衲服之
貌也衲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

火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犇音奔焯此
數反又音數犇古本無是時虢為
小國介夏陽之院怙虞國之助師古曰
介隔也亢衡於晉有
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師古曰卜偃晉
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謡對曰克之十月朔丙
子曰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
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太子
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
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
里克不鄭國人
不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

卷之五十五 晉世家第五十五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宣公六年

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

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師古曰伯讀曰

霸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鸚之鴿之公出辱之

師古曰鸚音鸚鴿音欲鸚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師古曰饋亦魏字

鸚鴿跌跌公在乾侯臣瑛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跌跌行貌也跌音誅乾音于徵

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褌也言公出外求褌襦之服鸚鴿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

安之貌裊父喪勞宋父以喬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

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鸚鴿鸚鴿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

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鸚鴿來巢公攻季氏敗

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

名裊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謠曰井水溢

滅龜煙灌玉堂流金甯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

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鸚

鴿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龜煙陽也玉

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

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

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

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

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

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

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師古曰

首及銅鑊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鑊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

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

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謂謠又曰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

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

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

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五孔獸之陸

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弟夕九天戒若

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

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嚴公又益死叔牙為卒齊人殺長姜也幾亡社稷

師古曰謂子般問公前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幾音鉅枝反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

曰廢止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

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不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

辭也沉厥各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

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

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

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音征

音征猘反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

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師古曰閱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

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

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

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云向戌宋相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

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大禍至以猘亡也高

后八年三月被霸上師古曰被者除惡之祭也音廢還過柘道見物

如倉狗檝高后掖師古曰檝謂拘持之也檝音執拘音居足反忽而不見卜

之趙王如意為崇遂病掖傷而崩也高后鳩

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也時

衛陳蔡鄭設服離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有二會于號設服離衛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

衛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言其服

美似人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實君師古曰伯州犁楚大夫也

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為其令尹文過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

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誣

也應劭曰子哲攻殺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哲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誣者背命故誣欲為亂也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

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

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犁行入子羽也師古曰國子齊

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犁亦為圍所殺故言何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

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應劭曰言國有憂已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

以成中事成而樂也招音韶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

師古曰齊

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

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

不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真憂齊子雖憂弗害矣

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

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已而妄憂也

太誓言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師古曰

誓言周書也

三大夫北憂矣能無至乎

師古曰北憂謂謂用憂北也

言以知

物其是之謂矣

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

昭公十五年豐稭

談如周葬穆后

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諡穆也

除喪而燕

燕吉復同

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

有伺也

居師古曰二人共上一室

有如人狀在其室中

狗走出

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弓至良家等格擊或死

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豕

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工子鼫以成周

之寶圭湛于河

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分川曰浮沈湛讀曰沈後皆類此

幾以獲神

助師古曰幾讀曰異

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膏之

則為石

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

是時王子鼫篡天子位萬民不

鄉號令不從

師古曰鄉讀曰鄉

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

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

後二年子鼫犇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

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

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持璧

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鑄池君則武二也

今不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鑄池師古曰鑄池在昆明池北因

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忽不見鄭客奉璧即

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鼃同應是

歲石墮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

皆白祥炆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

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臣將危君趙

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覺其受民

而燔燒其石曰歲始自考昭元

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有數千人聲民

視之有大石自立向丈三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眚孟

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

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

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自上下者為崩厥應

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

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

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

年八月天兩白鼈

師古曰凡言鼈者毛之強曲者也鼈力之反

京房易傳曰前

樂後憂厥妖天兩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兩毛

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

孟康曰威烈三之謚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

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

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

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

也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

臣天下不附

周致德祚於秦

晉灼

秦獻其德祚也

其後秦

九鼎之震

人眾甚

城門



